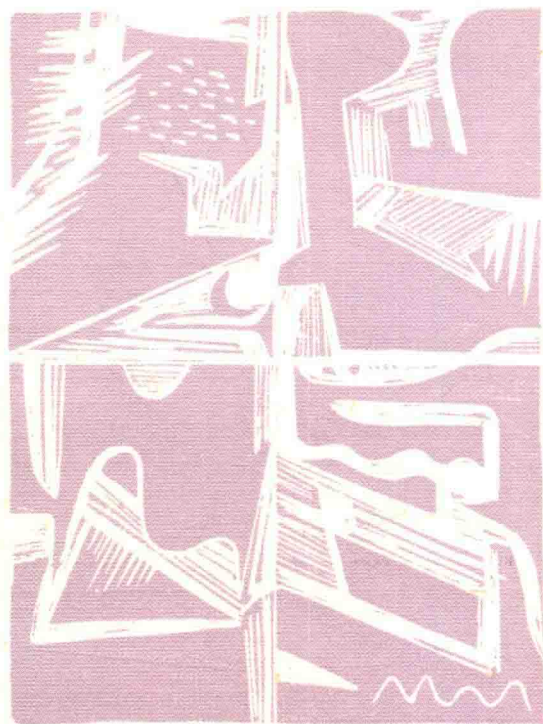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项目

中外语言保护 典型个案比较研究

Comparison Study on Language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姚春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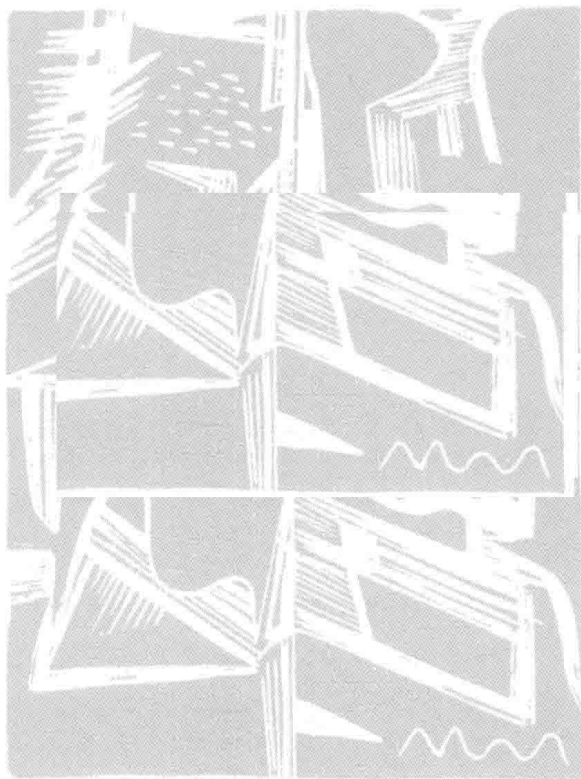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项目

“中外语言保护典型个案比较研究（HQ135-1）”

中外语言保护 典型个案比较研究

Comparison Study on Language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姚春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语言保护典型个案比较研究 / 姚春林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203-0629-4

I. ①中… II. ①姚… III. ①语言—保护—对比研究—
世界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044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蔡莹
责任校对 王纪慧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是在参加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认识姚春林的，当时对他的语言文字功底印象很深。后来春林的博士导师王远新教授推荐他做我的博士后，我欣然同意他来申请；2011年6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考核，春林正式成为我的博士后，协助我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的一项关于藏语文使用活力的研究项目。我安排春林负责安多藏区的藏语文活力调查。在田野调查中，春林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以及与社会各界沟通协调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完成这项社科基金课题的过程中，春林表现出对语言保护研究浓厚的研究兴趣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后来他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国外语言保护理论和实践的机会。结合他的研究兴趣和这次出国机会，春林和我选定了他博士后研究的选题“中外语言保护典型个案比较研究”。选定题目后，春林以此题目申报了博士后科研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并成功获得了资助。这是对选题的肯定。2015年3月，春林完成了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在出站答辩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教授孙宏开先生、孙伯君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李锦芳教授、罗自群教授都给予春林的出站报告好评；如今春林的研究报告获得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科研项目优秀成果后期资助。这是对他这几年辛勤付出的肯定，我也为他感到骄傲。

《中外语言保护典型个案比较研究》以现有的中外不同类型语言资源保护个案为对象，探讨中外语言保护实践中值得借鉴和总结的理论和措施。

四个研究个案中，希伯来语复兴是截至目前国际上影响最大的语言复兴实践，有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八大奇迹”。研究语言保护时选择希伯来语复兴为个案，是非常合适、非常权威的。目前国内学界对希伯来

语复兴的了解并不全面和客观,有时还会被教科书错误地引述。所以本书对希伯来语发展历程的介绍、对古典希伯来语和当代希伯来语在语言学层面的比较,许多都属在国内学界首次的评介。

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复兴是20世纪末才发生的事情,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活动关注不够。能够深入细致地描写和记录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复兴的过程和措施,分析这一活动对语言发展和语言保护的影响,对探讨我国“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客家话不是独立的语言,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客家人是台湾地区四大主要族群之一。从语言的社会功能看,台湾客家话和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比台湾岛内的“国语”以及闽南话活力弱得多。为了保护客家话的活力,台湾当局实施了一系列客家话保护政策。这些政策的具体措施是什么样的、具体效果如何,值得关注和总结。

藏语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最主要的语言之一,也是国际社会较为关注的语言。客观地说,国内藏语文的活力并不弱。从语言地位规划看,藏语在我国属于省区语言;而周边国家印度和尼泊尔境内的藏语仅为“用于母语教育”的语言。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国内不同地域的藏语文活力并不相同,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藏语文的活力要弱于国内其他主要藏区。这种地域濒危语言,是一种语言走向濒危的过渡状态,是研究语言濒危和语言保护的“活化石”,具有较大科研价值。

中国有超过1.1亿的少数民族人口,1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和3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其中有6000万左右仍在使用本民族语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两方面,一是在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二是依法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生活中重要的知识载体和信息传播工具。中国绝大多数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知识信息都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产生、传播和应用的。因此,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公民如果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无法平等和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

一方面,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之一。显然,少数民族语言

的社会功能与国家通用语言不同,它们更多地体现在少数民族的母语权利、传统文化载体和协调国家语言与民族语言关系等方面。因此,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对于保障少数民族平等的社会权利、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比较重视。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制定了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普通话的法定地位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进一步提升为“国家通用语言”。我国绝大多数现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知识信息都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产生、传播和应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中央和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地方政府行政、学校教育、新闻媒体和商业服务业的正式用语和主要用语。

另一方面,国内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语言研究界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家底”,调查和描写国内各民族语言。这一任务持续了很长时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牵头开展的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1998年开始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设立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研究”课题,都是为这一目的而实施的研究计划,研究目的都是掌握我国的语言国情。对于如何“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目前学术界研究还不够深入,并没有成熟的看法。事实上,目前我们对濒危语言认定标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选定、濒危语言保护的执行标准、濒危语言调查保护操作规范等有关语言保护理论的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保护研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其中。

《中外语言保护典型个案比较研究》正是这一领域的一项积极尝试。全书运用翔实的数据描述了国内外语言保护领域的四个典型个案,比较了不同语言保护措施对语言保护和语言活力的影响;最后全书根据数据比较结果,提出了语言保护的一些新观点,如“语言保护至少应包括保护语言

活力与保护语言认同两方面，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语言保护并非在实践中推行‘语言纯语主义’，也不是维护‘语言纯洁性’，语言保护不能排斥语言的发展与变化”，等等。这些观点颇具新意，对于我国开展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也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参考意义。希望春林今后能够更加努力，在语言保护领域多出研究成果。

黄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二零一七年元月

摘 要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由于语言具有如此重要的文化特性和民族特性，人们都希望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保护语言多样性。但目前从世界范围看，“语言趋同”或“语言求同”已经成为语言生活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语言正加速走向濒危。为研究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本书剖析了语言保护的四个个案（希伯来语复兴、澳大利亚 Kaurna 语复兴、台湾客家话保护、天祝藏语文保护），探讨保护濒危语言的相关理论。

古典希伯来语曾是古犹太人的唯一语言。犹太人用这种语言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后由于犹太王国被其他民族入侵，犹太人被流放到世界各地，他们开始转用希伯来语与居住地语言混合而成的语言变体，作口头交际语，如法语—希伯来语、拉迪诺语（Judaeo-Spanish，即希伯来—西班牙语）、意第绪语（Yiddish Language）。希伯来语口语暂时“休眠”。在这段“休眠”期，希伯来语仍是犹太人的宗教用语和法律用语，部分作家还继续用希伯来语创作文学作品。这些创作活动不仅继承了古典希伯来语，还扩展了希伯来语的使用领域，使其超出宗教走入世俗生活，同时丰富了希伯来语词汇。

19 世纪中后期，在犹太复国运动的感召下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返回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希望重建自己的国家，复兴犹太王国。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犹太人聚集到一起，客观现实要求在他们中间推行一种共同语；由于古典希伯来语曾是古代强大的犹太王国的语言，出于政治的考虑，古典希伯来语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最适合未来犹太王国的官方语言。在现实需求和政治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以耶胡达为首的一批犹太人开始复兴古典希伯来语。

经过多年的努力，希伯来语复兴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重要的事件是

《巴勒斯坦托管条例》(*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和《法律与行政条例》(*Law and Administration Ordinance*)确认将希伯来语定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之一。这些被看作希伯来语复兴成功的标志。客观地说,希伯来语复兴并不完美。与希伯来语复兴中的语言地位规划相比,希伯来语的本体规划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现代希伯来语(有人将其称为“以色列语”)和古典希伯来语在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复兴后的希伯来语已不属于亚非语系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层次、多来源的亚非语系与印欧语系语言的混合语。

澳大利亚 Kurna 语曾经是 Kurna 人的母语和日常生活语言。从 18 世纪中后期开始,在殖民者的杀戮、外来瘟疫以及民族歧视政策的多重夹击下,以 Kurna 语为母语的人越来越少。1929 年世上最后一个 Kurna 母语人 Ivaritji 去世,从此 Kurna 语进入“休眠”状态。

从 1990 年开始,在语言学家的帮助下 Kurna 人开始复兴 Kurna 语。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Kurna 语复兴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更多的是失败。在语言本体规划方面,复兴者已经确定了 Kurna 语的音位系统,编写了《Kurna 语—英语词典(草稿)》,确定了 Kurna 语主语—宾语—谓语的句法结构,但是在 Kurna 语名词、动词等的形态变化方面还存在争议。在语言教育规划方面, Kurna 语教学已经走入校园;2011 年,南澳大利亚州共 10 所学校开设 Kurna 语课程。同时, Kurna 语也进入了一些培训机构。在语言地位规划方面, Kurna 语未能获得任何官方语言地位,目前仅有部分公园、建筑物、河流等的名字用 Kurna 语和英语双语命名;并且在双语名称中通常英语名称更被外人知晓。

台湾地区的客家话是台湾客家人的母语。从 17 世纪开始,客家话来到台湾地区,并逐渐与闽南话、日语、“国语”等接触。在此过程中,部分客家人转用其他语言或方言。为保护客家语言文化,2001 年 6 月台湾地区成立了“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现改为“客家委员会”),主导台湾地区的客家语言文化保护。目前台湾地区颁布了多项客家语言文化保护的规章制度,着力培养客家人的客家话能力,同时创造使用客家话的社会环境。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增强台湾客家话的活力。近些年,台湾地区使用客家话的人数呈减少趋势,只不过这种趋势

在逐渐放缓。也就是说,台湾地区颁布实施的保护客家话的措施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作用仅仅是延缓了客家话的濒危。

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当地的藏语文环境相对国内其他藏区较弱,部分藏族已转用藏汉双语甚至汉语单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相应机构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藏语文的法律和政策,以保护藏族语言文化。这些法律法规着眼于天祝藏语文的政治规划、教育规划和本体规划。通过这些努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天祝藏语文保持了原有活力。目前该地城镇和半农半牧区藏族群众掌握藏语文的能力与三十年前几乎没有差异。这可以看作语言保护的成功个案。

通过比较这些个案,本书认为语言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保护语言活力,还应该保护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同时,语言保护并非在实践中践行“语言纯语主义”,并非维护“语言纯洁性”,不能否定语言的发展变化。也就是说,语言保护与语言发展并不相互排斥。

事实上,语言发展变化是不可阻止的,而且在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必定伴随语言借用。如果语言借用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会造成语言转用。语言保护工作无法让语言的本体保持不变,但可以帮助语言使用者维持对其使用的语言的认同。即使语言的本体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可以保持不变。语言保护工作的理想方式应该不排斥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尤其是语言变化中的“无意识的变化”,同时重点培养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

关键词: 语言保护; 语言活力; 语言认同

Abstract

Langua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tinctive character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It is the spiritual home for human beings and the carriers of ethnic culture. Therefore it i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varieties of language. However, in the current time “language convergence” is the main tendency in language life and more and more languages are going to be extinct. The current study analyses Hebrew revival, Australia Kauria revival, Taiwan Hakka protection and Tianzhu Tibetan protection and explores the theories in the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Classical Hebrew was the only language for the Jews, with which they created the splendid ancient civilization. After their kingdom was invaded by other ethnics the Jews were exiled in the world. From that time on the Jews began to take some mixed languages as their oral language, such as French - Hebrew, Judaeo-Spanish, Yiddish language, and so on. However during the Hebrew “sleeping” period some writers still created literature with Hebrew language, which not only inherited but also extended the using domain of Hebrew, making it beyond the realm of religion into secular life, and enriching the Hebrew vocabular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Zionism inspired many Jews to return to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and to revive the Jewish kingdom. As the Jews liv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efore they backed to Palestinian, most time they c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addition fo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the future Jewish country required a *lingua franca*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s the symbol of the ancient Jewish kingdom, the Classical Hebrew was selected as the future national language. From that time on the Hebrew was on the way to be revived.

After many years' effort the Jews revived the Hebrew successfully in some fields. The *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 September 29th1923 and the *Law and Administration Ordinance* have confirmed the Hebrew language, together with other language(s), as Israel's official languages. However, the Modern Hebrew language (some people call it "Isra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Classical Hebrew on voice system, lexicon and grammar system in some degrees. It has become a multi-leveled and multi-sourced mixed language of Afro-Asiatic languages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of view we cannot regard the Hebrew revival as a successful language corpus planning.

The Kurna language was the native and everyday language for Australian Kurna people. As the result of the killing, plague and discrimination for many years, the number of Kurna speakers became less and less. In 1929 the last native Kurna people Ivaritji died. From that time on Kurna language began to be in "sleep" status.

In 1990 with linguists' help Kurna people began to revive Kurna language. After 20 years of effort, Kurna language revival has achieved some achievements. The revivalists have identified the voice system of Kurna language, drafted the *Kurna-English Dictionary*. They have also distinguished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for Kurna language and subject-object-predicate order, while they still have some confusion in morphological change for the Nouns and the Verbs. Another achievement is the popularization of Kurna language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training agencies. By the year of 2011 there were 10 schools offering Kurna language courses in South Australian. However, Kurna language has not gotten any official language status by now. There are only some parks, buildings, rivers named by both English and Kurna language and the Kurna name is less popular than the English name among Non- Kurna people.

The Hakka is the mother language and the first language for Hakka people. As the Hakka's contact with other language varieties such as Minnan dialect, Japanese and Mandarin in different periods, some Hakka people transferred their first language into other languages or dialects. In June 2001 Taiwan set up the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now Hakka Affairs Council) to manage the affairs about Hakka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tection. The Council issued a number of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Hakka language. On the one hand the Council tries to cultivate Hakka people's Hakka language 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build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Hakka people to speak Hakka language. These efforts do not seem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Hakka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Hakka speakers decreased a little although the decrease trend becomes slow gradually. That is to say, the Council's efforts can slow the Hakka' endangered speed but it cannot enrich the Hakka' vitality.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end of the Hexi Corridor. Due to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local Tibetan language environment is weaker than other Tibetan areas relatively. Some Tibetan transferred into Bilingual speakers, and even Chinese speakers. After 1949,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s issued a number of laws and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vitality of Tianzhu Tibetan language. Th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ianzhu Tibetan political planning and Tianzhu Tibetan education planning. The invested data between 1980s and 2010s witnessed that theses efforts can protect Tibetan language vitality in Tianzhu Tibetan Autonomous County, which is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language protection.

Comparing the above cas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language protec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t includes protecting not only the language vitality, but also the user's language identity. Language protection has nothing to protect "language purity" and it does not contradict with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change.

Language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are the nature requirements for language, which are accompanied with language borrowing, even language shifting. Language protection cannot remain the language ontology static but can help maintain the user's language identity even the language ontology has changed greatly.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ideal way to protect language is not

to exclude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especially the “unconscious change”, but to cultivate language users’ language identity.

Key Words: Language Protection; Language Vitality; Language Identity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语言文化多样性国际共识	2
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
二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	4
三 《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 1989》	4
四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5
第二节 国外语言复兴与复兴语言学研究概述	6
一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语言复兴	6
二 爱尔兰语复兴简介	7
第三节 国内语言保护概述	12
一 国内语言保护法律概述	15
二 中国的语言复兴简介	17
第四节 研究内容、意义、方法与结构	22
一 研究内容	22
二 研究意义	23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24
四 本书的结构	25

第二章 希伯来语复兴研究 26

第一节 复兴运动前的希伯来语 27

第二节 希伯来语复兴的外部因素 31

第三节 现代希伯来语之父 35

第四节 希伯来语学会和希伯来语教师协会 41

第五节 现代希伯来语与圣经希伯来语比较 46

第六节 希伯来语复兴的原因及对语言保护的启示 52

第三章 澳大利亚 Kaurua 语复兴研究 55

第一节 澳大利亚语言及其发展 56

第二节 澳大利亚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 61

一 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地位规划 63

二 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教育规划 65

三 澳大利亚原住民语言的本体规划 69

第三节 Kaurua 语复兴 69

一 Kaurua 语复兴背景 73

二 Kaurua 语复兴中的语言本体规划 76

三 Kaurua 语复兴中的语言地位规划 83

四 Kaurua 语复兴中的语言教学规划 85

第四节 Kaurua 语复兴的启示 90

第四章 台湾客家话保护研究..... 92

第一节 台湾地区语言规划发展历程.....93

- 一 西方殖民时期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 93
- 二 郑成功及清政府时期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 95
- 三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 95
- 四 抗战胜利后台湾地区的语言政策..... 97

第二节 台湾的客家人与客家话.....102

- 一 台湾客家人.....103
- 二 台湾客家话活力.....106

第三节 客家语言文化保护相关规章制度研究.....120

- 一 相关规章和制度简介.....121
- 二 客家话认证及客家话保护的规章和制度.....127

第四节 客家话保护的启示.....132

第五章 天祝藏语文保护研究..... 134

第一节 藏语文保护法律法规.....136

- 一 国内藏语文保护法律法规.....136
- 二 天祝藏语文保护法律和文件.....140

第二节 天祝藏语文活力研究.....147

- 一 语言活力.....147
- 二 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与藏语.....154

第三节 天祝藏语文使用、态度及教育研究.....161

- 一 家庭语言环境.....161